

集部

襄毅文集卷十一

明 韓雍 撰

序

皇明西江詩選序

余巡撫江西之明年博採國朝江西諸故老之詩得若干帙屬按察副使韓陽伯易大理少卿李公文曜選而正之逾年始成既壽梓以傳謂余宜序惟詩成文之音

可以觀世而知政者也禮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而其風俗之美惡教化之隆替功德之盛衰皆可考焉故自三百篇以下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人才士振其音以鳴於其時從而採之著爲一代之典章彰其休以垂永世稽諸載籍可見已我國家統一海宇川嶽氣完列聖相承仁義道德之薰陶既深且久故人才輩出聲音大振自公卿大夫以至山林韋布能言之士皆足以追古作而西江稱文獻之

邦藝文儒術之盛甲於天下作者尤多若是編之選其所以吟詠性情紀述事物頌歌太平雖體製不同而皆温厚和平渢渢乎治世之音有以風俗之美敎化之隆與夫列聖功德之盛皆非近世所能及於乎休哉然西江一方耳所選僅百年耳而四海之大萬年之運奚止百千倍此况聖天子在位既頒五倫書君鑑以風天下矣又遣使纂修方輿圖志將有所製誠制禮作樂之時也異時遍采選天下作者之什併斯集陳之著爲今之

典章被絃歌宣金石薦之郊廟施之燕射以似以續于億萬年之久以彰國朝無前之休將必有同余心者矣或者曰西江詩派有自來矣昔吕居仁作圖推黄山谷為祖列陳后山以下二十五人為法嗣今之所選抑皆嗣其派否乎余曰不然先儒論山谷之詩思多輕浮后山之詩疎於叙事而所列其間亦有選擇不精之辯今斯集所載固皆老師宿儒之作兼盛唐諸家體製而肩摩踵接於今者視昔尤盛蓋宗三百篇之派而頡頏李

杜居多豈拘拘山谷后山而已耶又曰詩之義大矣故選為難知尤不易三百篇之後固莫盛於李杜然不知者猶以優劣論之今之所選果皆精而傳之天下後世能必其無優劣之論乎噫此非余能盡知也擇而辯之尚有俟於知者

文山先生文集序

古今論文者僉曰觀文可以知人夫文者言之精華而言則心之聲也心之所存有邪正則發言為文有純駁

而人之忠否見焉故讀出師二表而知諸葛孔明之忠讀天門捽臂一詩而知丁謂之不忠卒之皆如其言信乎人可以言而觀然校獵長楊等作雖工且美而其為人終不能無可議又若難觀以言蓋必心有定志則言有定論而後見諸行事有定守觀於宋丞相文山先生可徵矣先生負豪傑之才蓄剛大之氣而充之以正心之學自其少時游黌宫見鄉先正忠節祠慨然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及舉進士奉廷對識者論其所對古

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已而值時多難詔諸路勤王先生捧詔涕泣且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其心蓋已有定志矣志發於言而為文其詩辭序記等作或論理叙事或寫懷咏物或弔古而傷今大篇短章宏衍鉅麗嚴峻剴切皆惓惓焉愛君憂國之誠匡濟恢復之計至其自誓盡忠死節之言未嘗輟諸口讀之使人流涕感奮可以想見其為人其言可謂有定論矣惟其志定論定故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盡心力

而為之艱難險阻千態萬狀不憚其勞不易其心既而國事已去被執久繫挾之以刀鋸而不屈誘之以大用而不從卒之南面再拜從容就義以成光明俊偉之事業非其守之一定不移能若是乎傳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言顧行行顧言先生有之而視世之静言庸違者異矣宜其文之足徵而傳世也雖然文章傳世以其關世教也使無補於世教雖工何益今斯集也傳之天下後世使天下後世之人争先快覩皆知事君之大義守

身之大節不宜以成敗利鈍而少變以扶天常以植人紀以沮亂臣賊子之心而增志士仁人之氣其於世教重有補焉故予因按察副使陳价維藩請序其編次之由不辭謭陋而書之蓋將以為同志勸且為天下後世之為臣子者厲也

送大參陳先生還京序

景泰辛未春天台勿齋陳先生以監察御史擢廣東布政司左參政命既下時論翕以為先生公輔器也登廟

廊而位臺省爲宜昌使之外補或者曰廣東凋弊之餘治理爲難非老成才望之士不可論遂定是歲冬先生下車其卓越之才廉介之操宜民之政廣人安之蔚然起聲譽明年春前之爲參政者以事逮至京得白復任先生當赴天官廣人數千百羣訴于按部使暨藩臬諸司欲留之既以例不可皆攀轅卧轍不忍其去於乎君子德化感人之速固若是哉先生世家台之臨海天分既高又克勤問學自經史百氏以下無不淹貫工行草

有晉人風致爲詩文援筆立就人莫能及遂以詩經登
宣德庚戌進士第出爲江西新城永新令所至善政善
教足以追配卓魯民至于今戴之正統壬戌春官禮致
考會試去取至公士論服之遂擢監察御史未幾出按
四川劾强擊貪百司有不任者雖高爵寵禄必罷黜之
憲紀大振卓然有古御史風還朝值閩寇叛逆王師下
討之前之按部者卒坐累先生奉命以繼躬介胄冒矢
石日與主將運畫籌策元惡既授首其迫於賊勢頼先

生以生者甚衆於是謹關譏撫困窮革蠹政吏畏而民懷之奸究不敢肆屢以奉使稱旨見褒未再考績有廣東之命葢今之為縣令而擢御史者固少御史未滿九載而擢𠫵政者亦不易得先生非士流之超絶者歟濱行同寅諸公繪圖作詩送之以余忝第壬戌春闈為先生所取承乏内臺從先生後出按江右嘗歷新城永新令又同官嶺表知先生履歷為詳俾為序以贈惟君子明體適用之學足乎中而應乎外無施不宜若先生者

牧民而民安居風憲而憲紀振佐大藩而藩政舉雖席未及暖而所得若此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先生孔子徒也其所得宜若是乎雖然先生至廣廣人之幸也今復去無乃不幸乎聖天子中興圖維治理方簡老成才望之士以為股肱耳目以先生文章德業聲望在下斯往也簡在帝心廟廊臺省之擢于以収天下之公論而答天下願治之人之望也審矣是雖廣人之不幸實天下蒼生之幸也遂再拜書以俟

之

送憲使馮公考績赴京詩序

御史憲司皆執法官也御史執法于內憲司執法于外皆朝廷綱紀耳目之任凡政治得失得以論諫生民利病得以興革刑罰枉抑得以伸理百司吏之廉貪賢否得糾察而進退焉非若他官有越職之嫌也然士君子讀書出仕率欲一躋斯任行其道而展其志或不可得有能兼得之而足以勝其任焉其難矣哉金華馮公孟

英早以練達之才端謹之行為監察御史嘗出按閩陝諸處所至剗民患剔吏蠹扶植風紀卓有能聲正統戊辰秋以廷臣薦擢按察使于廣東既下車值盜寇叛逆脅衆逼我城邑拒我官師民心惶惶亦懷疑二公與二三重臣畢智殫慮凡戰守之法弭盜安民之策斷斷而行之元惡遂授首盜既平公濟之以寬撫之以仁於用刑也持平恕詳推讞寃抑多所雪於持己也嚴矩度堅節操一介不苟取與夫鋤虐而擊貪革奸而袪弊皆足

以厭服人心嶺海之間吏畏其威民德其惠若公者可謂得憲臣之體者矣雖然世之為憲臣而克舉其職者鮮矣其有慘刻以逞其威貪黷以喪其守者視公不能無愧焉昔劉伯宣為浙西憲使嘗曰近年執憲者惟知威人以刑而不誨人以善張文忠公善其言柳玭為嶺南節度廨中橘熟既食納其值於官史書其事千載之下使人景仰公視古蓋無愧矣今年春公三載秩滿朝京師同寅諸公繪圖作詩餞之謂予宜有序言嗚呼以公

之才之行斯往也受知當宁廟堂之高必有以處公者矣於是乎書

送憲副傅公考績赴京詩序

風憲百寮之表率也凡今天下百司庶務舉其大而言之曰軍旅曰錢穀曰刑獄軍旅逼撓吾得以律之錢穀出納吾得以察之刑獄失中吾得以正之凡可以利國利民者吾皆得行之百司庶職之吏視吾為準則焉其責重其任專非其人未易稱也金臺傅公景亨警敏而

剛介練達而深沈早舉鄉貢進士卒業大學永樂中拜
監察御史嘗出按陝右鋤强擊貪扶善植柔陝人安之
既代歸思之不能置朝廷徇其情拜公按察僉事往治
之律己既廉而又習於法令勤於聽斷兩造具備之間
片言未出而已得其情畏其志僚屬以下嘖嘖嘆服滿
九載陞按察副使以丁内艱調廣東既下車值海寇竊
發攻掠郡邑公與藩閫重臣夙夜在公嚴守禦申法令
張聲援練兵養鋭一鼓而盗寇殄滅遠邇以寧朝廷旌

其勞賜金帛以奬勵之公既拜受賜行部所至煦枯振敝扶顛持危纎悉不敢懈至於執憲度振風紀聲望凛然憲長貳以下莫不羡公之才而惜公之未克大其施也雖然楩楠杞梓美材也長於窮山大谷之間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無牛羊斤斧之戕害歴歳既久干雲霄而成合抱匠石遇之知其為美材焉棟梁之用不疑也以公練達之久賢勞之著其大用安可量乎故予始舉百僚之表率以告者見公之克舉其職終以木之美

材為譽者以公之遠大未艾也因其考績赴京之行遂書以冠羣玉之首云

送僉憲樂公考績赴京詩序

玉為世之至寶也藴于璞而不器于宗廟則人未知其為寶然光輝外著莫能掩匠石遇之從而取之為瑚璉為圭璋然後知其為至寶焉士君子讀書明道出而致用命或蹇微官薄禄滯於下僚猶玉之在璞也然其立心制行抱負設施足以流聲而振譽猶玉之光輝外著

也大臣公於薦賢舉而置之廟廊之上方岳之間其道德功業足以澤生民而垂後世豈不亦猶玉之遇匠石為瑚璉圭璋而後知其為至寶也哉吾寅友樂公象乾世家吉之西昌學博而識敏志端而器閎早歲以儒起家為湖廣憲幕其廉潔之操閫敏之才自按部使憲長貳以下率禮重之聲譽大振受知於大宗伯臨川王先生疏其名以聞拜僉憲浙江以丁外艱改廣東廣東僻在南服憲度寛弛金珠犀象香藥之利足以蠱動人之

心志是以宦者樂從而貪黷者望風相習民之凋弊甚於塗炭象乾至正已以先之常禄之外澹然無欲所謂金珠犀象香藥之利未嘗入於目而動於心吏有干其紀者寘之于法不少貸由是遠邇聞其風畏其威莫不震懼廉者益勸貪者斂焉不敢肆風紀大振民賴以蘇至於革奸弊理冤抑扶善柔困不恪盡乃心若公者可謂克舉其職無忝宗伯公之薦與朝廷之簡任者矣於乎習俗之下士多不克自振一有官守言責率貪嗜利

欲不暇計其義恤其名雖筐篋已充亦不知自足卒之敗身覆家為鄉邦之恥終身之玷亦不知自悔象乾之所守所為乃如此使天下皆若人者之持憲焉民其有不安而世其有不治者哉予將望其上結主知登廟廊大有為而加惠於天下也於其考績赴京之行書為詩之序以俟云

送僉憲吴公考績赴京詩序

國朝列聖相承既以文教綏輯海内而於武備尤惓惓

焉者古人安不忘危之意也武備之事莫先於實部伍
部伍實而後申號令習戰陣明賞罰有所施焉不然雖
良平之智孟賁之勇亦難於運用也於是著為令凡天
下衛所軍士之缺伍者所司籍聞命廷臣每省㑹舉御
史清理之御史則賜璽書以行行之既久部伍實而軍
政修法莫良於是矣吾寅友南昌吴公伯輔起家太學
生為山東登州推官其理民之仁用刑之恕廉恭端謹
之操愷悌敏達之才卓然有聞於時用受翰林學士陳

先生薦擢廣東按察僉事適司清理之任廣東僻在南服山海之險瘴癘之惡宦者畏之公夙夜恪勤乃職雖海外窮荒之域廵歷必至克秉憲度誅鋤奸究擯斥豪右其於清理之事尤惓惓加意能使耒耜之民不陷於戎籍而介冑之屬卒歸於戎伍事既允濟民不告擾公可謂足稱任使者矣於乎披堅執鋭櫛風沐雨戍守攻戰之役既艱且勞而加以掊尅聚斂之徒以厲之終歲勤動凍餒不能免此民之所以難於從戎而吏受其賂

者又為之蔽焉使無憲臣以清理之其不至於部伍之空虛哉此吳公之績所以可書也公將考績天官因序詩以贈天官其必奏公之績最而進公於顯榮之階乎姑書以俟之

慶栢軒先生致政榮歸序

景泰癸酉夏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姑蘇栢軒陳先生有風疾不能造朝上命醫診治之數閲月未瘳先生上章懇言臣年逾六望七衰病日深誠不克事事

乞骸骨歸田里上慰留之者再因察其誠懇其賢勞之久不忍煩以政迺賜優詔哥之寵賚有加給驛以歸朝之縉紳大夫士皆齎咨涕洟曰先生君子人也當於古人中求之其立朝事君早夜孜孜百寮以肅百度以貞而容德恕心人方之藺相如于定國其出鎮關中經理區畫知無不為民病以蘇兵威以振而二十載之間西戎畏服邊塵不驚人又方之韓琦范仲淹先生誠當代人物表表然不易得者也柰何求去乃相率祖餞于都

門之外冠蓋如雲觀者塞途人皆為先生榮離闕之獨
憂且慶焉仰惟聖天子中興致理匡復惓惓焉圖惟老
成是資先生之才德聞望巋然今之老成人也上方倚
畀為腹心股肱而先生遽休退此離所以憂然先生歴
仕五朝餘四十年秩登一品功名事業銘鼎彝被絃歌
者多矣而當衰病之年能不貪戀爵位决然引去此離
又為之慶焉蓋不强其難俯徇其情朝廷禮大臣之仁
而知止足之道得始終之宜又君子守身之義君臣之

間仁義兼得之矣於戲公道維持天下之大具也凡縉紳士夫之考論人物君子小人莫逃乎公論先生幼而學壯而仕功成名遂而退而君子之譽人無間言百世之下必有能辨之者先生自以為何如也先生休矣勉進藥石康復有期鄉之同致政者有大宗伯楊先生大理丞仰先生輩皆耆舊也暇日錦衣玉帶會晤一堂之上或泛遊湖山之間唱和勸酬以樂餘年非但足以警士風而敦薄俗後世談耆英之會將不言洛中而言吳

中矣信乎其榮也雖然古之聖賢未嘗一日有忘天下之心先生固榮矣雍恐旦夕之間動當宁之思來驛使之召先生亦必為蒼生起以終其事業此雍之願望也雍也鄉之晚輩向為臺屬庸塞直戇不能俯仰於人人多鄙棄獨辱先生知遇教誘扶植甚至幸致同升古人云士為知己者死又云遇以國士報以國士雍既無能以死報而待罪一方又未獲親炙先生以求教益因致一言以寫感仰之忱斯言也非雍一人之私言天下之

公論也

贈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蕭公起復赴京

序

凡天下之事有經有權經者萬世之常道而權者一時之變禮夫三年之喪聖人稱情而立文百王之所共古今之所同常道也人子居之有膺國家眷遇之隆倚注之重者或抑其情節其禮俾起復視事此以義斷恩禮之從變而非孝子之本心然非其一身之去就係天下

國家之安危不宜一日去君之左右詔屢起而辭屢不獲者亦未可也景泰四年冬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廬陵蕭公拜職未幾聞母夫人喪公哀毀幾絕上章乞守制上詔公奔喪奪情起復公再上乞終制上曰君命為重不可再辭公欲又上凢交游公卿大夫皆慰之曰公之職古御史大夫三公之職也先是虛位而難其人上未輕授公起家刑曹郎不數載累遷至掌廷平遭逢聖明眷注隆重故拔之於羣輩之中付之以紀綱

之柄蓋以紀綱之理亂天下國家之安危係焉耳況時
維多事上方日進股肱耳目于左右以商確大政公宜
思所以副又況立身行道揚名顯親爲孝之大公宜思
所以圖公不得已乃冒風雪匍匐以歸喪葬悉遵禮制
既襄事猶徘徊哀慕寢於苫不忍去鄉之耆舊與凡官
於其土者憐其孝亦率以公卿大夫之言强起之公始
治裝就道予忝從公後奉命撫治于茲乃追而送之告
之曰忠孝立身之大節也然必能孝而後能忠孔子謂

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公孝矣忠其盡心已乎心主一身而根萬事可以為忠為奸為君子為小人在邪正轉移之間耳公自始仕至今立心光明正大而濟之以宏博之學卓越之才故藴之為德操仁恕而廉介著之為功業聞望炳烺而偉天下之士聞下風望餘光者莫不景仰以服其心之正公能始終其心庶忠可盡而古人可追焉古之人若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以至韓范富歐司馬光諸君子德業著于當時而垂休永世

亦正其心以忠其君耳未必不可及也公行矣正色立朝樹風聲揚憲度大盡匡救獻替激揚繩糾之職致吾君比隆古之大聖而羣賢彙進百辟奉職奸佞之徒悉屏以遠于以順四時和陰陽制服四裔康濟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朝廷有人而百世之後景仰其忠若古之君子重有望於公一正心之始終焉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雖曰告君而凡為臣者皆所當勉故書為公勸且

以自勵云

慶大司寇楊公序

今制惟武勲得襲廕文臣惟公孤元老秉鈞軸者殁則録其後亦文階止其身耳其有身位上卿而親拜恩命俾子若孫得世襲武職非其才兼文武出將入相有大勲勞於國家者不能此錢塘楊公所以官至大司寇而其子堣又得新安衛世襲千戶有由然也公初以明經起家賜進士出身第一其充實之學典雅之文經濟之

才固已卓乎不可及矣及為秋官屬遂受知上皇簡命整飭西北邊備既而滇南隴川夷肆為邊患又兩命佐大將南征公嫺於武事其於攻戰之具坐作進退之法大將監軍使以下惟公言是聽以行而公不避艱危躬介冑冒矢石督視惟謹雖所指摧陷而在公麾下者未嘗妄殺戮所獻俘亦賴公多全活既克清大憝邊陲悉平凱還論功進少司寇未幾閩浙廣東西盜寇竊發蔓延西江四境隣境二三邑卒被其屠城據地以張妖妄

境之内乘時倡亂者亦蜂起攻刼將搆大患上皇復命公撫治公至簡將士募義勇嚴賞罰授以成算而進之殲其渠魁招輯其羣黨數月境土悉復奸宄不敢肆公復巡行列郡修城隍繕甲兵問民疾苦與其便利而興除之政化大行境内宴然今上嗣大位嘉念之遣使獎勞召還進大宗伯尋以南京國家根本重地而臺省多闕正員屬意惟深迺簡左右嘗託以腹心者往治職遂改今官公感荷知遇掌禮掌刑寅恭明允大有報稱至

於詳讞大獄拳拳焉求生於死夙夜罔敢懈上益深眷注以爲上卿職固重矣然其才其德所宜授終未足以酬其勞遂復有新安之命於乎臣子報國之心不以久而或怠而朝廷報功之典不以久而或忘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於斯驗焉抑嘗竊嘆公父子顯榮矣公之弟彥理又舉進士爲御史猶子埏亦領鄉薦駸駸有祿仕天之厚於楊氏一門豈無所自耶昔公之先大夫以清德正學累掌郡邑教諄諄造就士類周其貧

困啓其蔽惑雖郡邑素皆乏科後多相繼登第為顯官人感其德祠而祀之故至於今既榮被追贈而慶澤及於子孫又如此此其盛蓋陰德之報不爽也史載竇禹鈞有陰德嘗建書院聚書延師以教四方孤寒之士無供須者咸給之後五子皆登科八孫皆貴顯有為尚書參大政者此固公之先大夫已身親行之而公於今且有不妄殺求生之仁則楊氏陰德非若禹鈞一世天之報楊氏殆未可以世計而公之名位所進亦未艾也書而

俟之以慶焉

贈都憲余公之京序

景泰甲戌三月既望都御史豫章余公持敬既終制將朝京師予同寅且厚迺率賓屬餞之西江第一之樓告之曰今之人臨歧判袂率執手叙縺綣無益語吾徒大臣也大臣位高責重當恒以報稱言奚必效庸衆人之態乎仰惟國家列聖嗣興丕圖治理惓惓焉簡賢以匡輔凡公卿大臣之選必試之諸艱徇之僉論而後任之

非其人不輕畀而崇爵厚禄待遇之禮視古亦有加可謂選之精禮之優矣精選而優禮其責望固深公大臣也往哉其思報乎况臺憲為天子耳目進而立朝總綱紀之柄肅百寮貞百度大政大議無一不當預出而分命元元之戚休吏治之純雜百為之臧否無一不當問以行可謂付託重矣付託重則責望愈深公臺憲也往哉其思報乎又况公昔事上於藩邸其端重之德宏博之才忠愛之誠荷知遇有素今上方以老成故舊為腹

心股肱而專倚注之倚注專則責望益深而不輕公故舊也往哉其思報乎夫以故舊為臺憲大臣誠千載之遇固宜思所報報之之道孔子所謂敬其事而後其食司馬公所謂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是已雖然古之君子欲圖報也未嘗不以天下為已憂故先正嘗曰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逺則憂其君今天下之事上固與誠臣元老處之有道矣然安不忘危猶有可憂者焉使吾徒能因其憂以為其所當為同心戮力以措

天下於泰和以致吾君比隆於古之大聖罔俾聞人專美前世庶不負責望之深意也予譾薄待罪一方不克效分寸裨補夙夜凜乎鰥曠之懼恐不免為庸人歸故因公行致夫丁寧且以自朂云耳非敢責人而忘自責也公其樂於聽聞以副天下之仰望哉公曰諾遂為之書

壽漁樂陳先生七十序

蘇之練川有隱君子曰漁樂先生讀書好古不屑屑仕

進今年春秋七旬七月四日乃初度之辰其子述為監
察御史奉璽書清戎籍於江西歲以例還京便道故鄉
適逢其期於是率子弟奉觴為壽繡綵相輝里閭交慶
人皆以為先生之榮且樂也夫洪範五福以壽為先然
不可必得杜少陵謂人生七十古來稀信乎其難得也
得其壽者有矣或困窶無甘旨之供煢獨無子孫之奉
未足為榮樂也甘旨子孫之供奉者有矣或子未仕而
身未霑恩子不肖而身已癃疾未足為榮樂也子仕而

克肖身榮而無疾者有矣仕或去千萬里數載不得一歸省子職曠而親心憂亦未足為榮樂也今先生屆古稀之年拜推封之恩峩冠博帶豸繡煌煌而孺人偕老康强無恙日享甘旨之奉述在江西廉公勤敏憲紀克振數十載之間之戎籍通賂以欺蔽搆訟以誣執者肅然一清民不告擾吏罔敢肆十三郡之縉紳士夫髫童毀齒皆嘖嘖嘆服以為前此所未有歲歸又得親奉壽觴於膝下以遂天倫之懽人所難得者先生蓋兼有之

矣何其榮且樂也雖然述所欲榮其親樂其志者蓋未止此獨念不肖才智淺陋聖天子不以爲不可而授以清要之美官付以巡撫之重寄夙夜警惕圖惟報稱之未能親在故鄉亦未敢言而定省曠焉臣子之心視述行不能無動也余與先生同鄉且知述爲深于其歸也用序其槩兼析少陵詩爲韻賦五言古詩七章以爲先生壽述倘出余言於座側先生其以爲然而樂於聽聞哉凡吾鄉之先達其必有倚而和之以壽先生者哉

送簡菴黄門先生還京序

正統丙辰冬雍弱冠入京庠為弟子員貧且愚不能自立所交遊多損友遂流蕩惰然無向學志幾一載簡菴先生居前輩見而憫之謂或可進迺引之同齋居朝夕誨勵解經書正文字以期有成雍始習舉子業而凡誦讀之書文與夫日用之資皆出於先生然既貧大為人所惡多加賤辱先生恒扶持保護焉辛酉秋當大比按部使試之進在行列又為人阻拒先生周旋委曲以處

之雍始克從多士行既幸領鄉薦先生督責益嚴明年
幸取進士此皆先生之功也雍既備員為御史無通博
練達之才於官守言責之所當為不能自效先生拳拳
勉以盡職盡忠滿二考得書稱遂出補外臺尋蒙恩拜
今官待罪于茲又三載矣任大責重而才智譾薄所施
為多戾中道先生在朝有所聞雖遠隔率以手書誨之
過者損之不及者益之未盡善者規之幸今得苟免刑
罰亦皆先生之功也於乎雍自幼而學壯而仕以至於

有今日皆先生之功微先生則歸於下流久矣先生莫大之德雍焉能不之感哉傳所謂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志所謂浹肌膚而藏骨髓詩所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雍皆有焉雖然感之深者報必切先生之大德固深感矣而圖報未能能無愧于心乎孔子曰以德報德衛武公曰無德不報亦惟銘之心鐫之骨没齒不忘云耳今年先生還自奉命代祀江瀆之神便道豫章侍教未久而復别去雍既乞諸名公詩文壯行色矣然終不能寫

雍之心故敢自述悃愊以表之非敢言文也

再宿蓮塘唱和詩序

景泰四年冬予巡撫至弋陽晉訪大理少卿九川李先生於林下因同宿蓮塘唱和有作九川序之詳矣明年九月二日予復至聞九川有鼓盆之戚迺於政暇再造以慰之焉九川與其兄漁隱先生具尊俎酌予薄暮九川送予道蓮塘值雨不能行遂留再宿復以唐人宿僧寺詩韻各賦七言近體二章俾其子孫歌以侑尊主賓

歡甚皆酣夜半始寢暨明旦漁隱復來酌别亦和其韻已而九川送予至小箬郵亭屬之曰蓮塘小刹不見重於世久矣邇年來辱公兩至皆留題山川草木光輝聿增願序一言以傳俾後人知斯文佳會于斯而樂于斯也予復之曰人生交游聚散靡常予自正統壬戌入内臺從九川之後為忘年交數載之間奔走宦途往來每不相值今待罪于兹三載矣纔得一再聚首而賢昆仲情意藹然禮容周至相與歡洽勸酬足以叙故舊之情

釋睽違之思誠斯文之佳會可樂也然二先生問學老成文名重于時故其唱和之作溫厚和平渢渢乎大雅之音而予以謭陋之辭亦得廁名于其間相與優游咏歌足以養其性情發其心志謂非斯文之佳會可樂乎況二先生德行道義聯芳並美而漁隱養高林泉不屑屑仕進九川官至列卿功名事業炳烺俊偉迺能急流勇退以全始終之義使予後生晚輩得相從講明出處進退之大節足以開其茅塞絶其鄙吝而擴充其所未

至斯文之會信乎佳且樂矣序其詩以傳宜也雖然古之君子以天下為己任其憂樂也不在己而在人故鄒孟氏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范文正公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今聖天子在上朝廷清白百辟奉職海内人安四裔賓服而江右大藩被霑德化之深亦幸無事故予輩得與斯文良契樂于休暇之日固皆上之所賜寧不知所感即噫感恩圖報臣子職分之當為而流連忘返古人之所戒戰兢惕勵古人之所警今

二先生出處進退之節固無庸議矣使予不能戒戒所當戒警所當警隨其職而緩其報則唱和之詩非惟不足以傳後人將訾而議之此在立志何如耳用書以自厲詩凡若干首列於左方

慶務軒先生壽六十序

吾蘇城之東巨室雖多而文獻故家莫盛於陸氏陸氏昆仲雖皆賢比年來凋謝殆盡而齒德兼尊莫逾於務軒先生先生今年歲周一甲子十二月甲午其初度之

辰雍也鄉之晚輩荷先生啓迪有素宦遊於外不獲從頌賓之後想其冠蓋如雲日轃華第樽俎雜陳絃歌迭奏斑斕繞膝捧觴為壽先生之心甚樂也迺繪圖而序之曰惟古人以百歲為上壽八十為中壽六十為下壽然不可必也壽且不可必況於樂乎得其壽矣或立錐無地擔石無儲冬煖號寒年豐啼飢不足為樂也壽而富矣或煢煢孑立形影相弔後顧乏嗣嗣而弗肖不足為樂也壽而富且有子矣或孝友不修於家德義不稱

於鄉蜂蠆其毒豺虎其强歛怨召禍干犯憲章亦不足為樂也惟先生讀書明理於前古當今致理之具洞然于中有田有桑衣食豐贏賢子賢孫克紹家聲太孺人在堂共為子職日奉甘旨能養其志友愛諸弟篤于天常撫其遺孤咸克成立鄉之人鰥寡孤獨顛連無告與婚喪不能舉者賑卹扶持成之惟恐後其秉德執義大為縉紳士夫所推重省耕課子之餘日與二三耆舊泛遊於湖光山色之間鳴琴酌酒咏歌聖天子之大德澹

然不以名利累其心而當杖於鄉養於國之年童顔鶴髪康强無恙人皆慶而頌之先生之樂真可樂也或者曰兼善天下君子之志也先生壽且樂固善矣然蓄而不施獨善其身可乎雍曰不然古之聖人不屈潁陽之高者以其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先生抱致理之具兼孝友德義之行而遠引若此可以廉貪可以敦薄其有功於世教也大矣視世之奔競利禄私心慆慆無所裨益而止足不知甝而後已者賢不肖相去遠

甚若先生者殆古之逸民與古之逸民特立獨行非一也若周黨之散財宗族徐穉之德化閭里夏統之養親以孝戴逵之琴書自娛先生蓋兼有之矣其所以綿福祉享天年等而上之將不止於上壽而已也詩曰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又曰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三復為先生祝因書以貢

送李咸章還京詩序

今聖天子嗣大統網羅英賢作新士氣首詔天下守令各舉懷材抱德之士于其鄉貢諸吏部而試用之于是吉安郡守以泰和李咸章應詔以聞咸章處州太守之子今少保大學士陳先生之壻也承家庭之訓有年矣讀書績文履道植行孝友稱於家義讓稱於鄉鄉人化之勃勃起時名斯舉也人皆以為宜既天官覈實其行進試內廷敷陳條答數千百言足以裨益時政遂褎然擢高第試事春宮去年冬奉使嶺南便道故鄉茲竣事

還京與予邂逅甫即之温然叩之鏘然大非流輩所能及信乎有司之舉明天官之試公而家庭之訓有驗也孔子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夫體諸身者謂之德見於事者謂之才朝廷以此舉士士以此進豈直美其名以為仕進之階固將望有其實以為致理之具焉然古者才德為一而後世為二兼之者恒鮮士既以此進當以古大賢君子自期進進不已使名實相符隨施而宜可也譬之馬焉駕鑾輿屬車清道而行固稱調良之驥至

於用之戰陳施之校獵非絶塵駿足不足取勝而獲多是知二者固不可不兼然驥之可稱則以德不以力也往哉咸章駸駸顯榮矣古大賢君子未必皆出於科目亦未有不可企及者在士之立志何如耳況少保先生之道德功業文章譽望聖天子之所倚毗百辟之所承式海内元元之所仰戴卓然冠世之大賢君子也凡縉紳士夫聞下風望餘光者莫不感發興起而出其門者皆黽勉盡瘁求以償其知遇而無玷又況其家之子壻

當何如耶勉旃咸章上論古人若李沆之風範端凝若李諧之苦學奉親皆以德而顯者也又若李漢之文章無玷於昌黎此皆咸章之先世也勉之庶乎其可也因書贈行以詩系之而屬能賦者繼之

送憲使馮公致政榮還序

予友金華馮公孟英廉察廣東之三年喟然曰吾年逾六望七日就衰病尚可勞職務不思休田里樂桑梓耶乃言於天官天官不之許移檄於巡撫少司馬揭公司

馬公曰公外臺老成也其德器材智其風裁聞望足以
肅百司而澤厚生况精神康强民方望終惠奈何去時
予同官亦卒寮屬以民所願留同官所不捨之情往白
乃獲留明年公復懇辭曰蒙不鄙賜留奈衰病日侵誠
不克事事決欲去司馬公不能强乃以聞得致政還故
鄉於是同官嘆其失賢憲長民嘆其失仁父母欲復留
不可得而公得遂所圖欣欣然再拜謝若馬之脫羈𢷬
若鳥之出樊籠若飢渴之得甘飲食又若釋泰山重負

而道遥翺翔於天風之外八極之表也遂買舟以歸道洪州與予握手叙契濶甚歡於予禮義廉恥人之四維士君子幼而學壯而仕功成名遂而退始終之道也而世之都高爵享厚祿進不能以禮退不能以義惴惴焉衰髪幾死而猶孜孜顧戀甚而後已蕩然廉恥之不恤者蓋比比也公乃獨能堅求退以全始終之道禮義廉恥蓋得焉公還林泉之間優游暮年與鄉之耆舊續香山之圖序耆英之會暇則乘肩輿遊金華尋赤松之仙

跡登涵碧挹東萊之遺風又從而駕扁舟泛繡川之波乘蘭溪之流招釣叟而侶白鷗倒清樽而歌太平以答聖天子優老之盛心則人將望之若神仙而歆羨之鄉之縉紳耆舊以吾邑有既仕而來歸者為榮觀鄉之後學子弟親炙模範率感發興起而進退以禮義而凡惴惴焉衰髦幾死者聞公之風亦必羞愧俯首知廉恥之足恤力求引退之不暇也則公之歸有益於世教也大矣視彼孜孜顧戀懟而後已者其賢不肖何如耶古云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三復頌公因書贈行又從而為之歌曰浙之山兮蒼蒼浙之水兮泱泱桂為楫兮蘭為航美若人兮歸故鄉又曰浙之水兮駛馳浙之人兮來歸浙人之喜兮廣人之悲尚有甘棠之政兮以寓夫禹山之思既歌又屬能賦者繼之以詩

送趙進士還京序

世以明經舉進士者多矣而或未能皆優於詩能詩矣或放其心而矜己傲物不能免人之議能謙矣或忘其

身而貪利黷貨不能免人之鄙卒之有官守有言責亦多不克令終夫明經所以養心而檢身固若是乎其有不若是而人不之鄙且議若於進士趙克周見之克周世家蘇之崑山資偉而氣充性敏而學勤以易經登甲戌高第其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固已玩之精而尤工於詩自奉使來西江甫三月所至觸物感興輒迅筆而成幾數百篇皆不失乎性情之正可謂經明而詩優矣然克周自視則歉然恂恂謙恭動合禮度不

見其有矜傲之容至其自守則介然凡所䫉遺一無所
取不聞其有貪黷之名自三司長貳以下非惟不鄙且
議而敬重有加若克周之所存所行異時有官守言責
必能克修其職有光於吾鄉也審矣吾鄉古今代不乏
賢遠者不暇論若范文正之忠義勲烈百代人物也吾
與克周皆當師焉師其人而務企齊在壹其志耳譬之
泰華之巔望之巍然以高且嶮能始於跬步積日不息
雖無人策引其巔可至壹其志故也不然憚其勞辭其

勤中道止之巔不能至焉克周其勉之哉余嘗慨世之鄙夫志不壹者非但不能至也方其始仕欲釣顯位多矯情而干譽欺世以盜名不知者真以為良及所釣既得凡可以為身為子孫計者靡不為君子恥焉克周其戒之哉詩曰靡不有初用書以厲克周且以風有位者

送楊憲副之廣東序

大司寇錢塘楊公之弟彦理以監察御史擢廣東按察副使將之官道出洪州余辱司寇公知愛久而與彦理

有同寅之舊且嘗官嶺南知其地俗民吏為詳可無言以為贈乎仰惟國朝分道理天下必設按察之官崇其秩重其柄使廉察一方豈直提刑已哉葢欲其肅吏治而安民生也夫吏不肅則剖削之虐滋民不安則寇殺之患興而皆繫乎按察者得人與否故嘗簡任焉況嶺之南方數千里其地有山海之險阻民有黎猺之頑悍而其産有珠玉犀象之珍奇往年牧守吏多肆貪黷於珍奇之産剖刻剥削不充其筐篋不已而視頑悍之民

失其所拂其性若罔聞知不加一綏輯故多相聚依險阻之地寇盜賊殺以干大刑朝廷固嘗肅之安之矣積習既久久而復作故按察之任簡尤嚴也非其才且賢者曷能舉斯職哉彥理起家明經為名進士為良御史志操端謹動循矩度嘗奉璽書清戎籍於廣東凡三年不憚險遠躬履其地盡心力而為之凡所繩糾肅清皆當乎人心吏畏其威民懷其惠賢聲播聞迨今稱頌不能已斯往也駕輕車就熟路肅之以素振之威安之以

久孚之惠必使貪黷之吏滌過洗心罔敢縱肆而頑悍之民歸向順服不復傲化偭仁以勸刑誅則按察之職誠克舉也審矣尚何虐且患之足慮耶然予將少進焉夫千里之驥不圖安於百里非故好遠而惡近也彼其足力固將有所展焉耳以彥理之賢求彥理之志其不圖乎近而忘乎遠也必矣尚當夙夜策勵盡其已能勉其未至使不用則已用則必能當國家之重寄建崇勳樹偉績儷美司寇以乂天下之厚望富貴不足道也傳

曰有志者事竟成遂書以贈其行

慶簡菴先生陞都給事中序

古之君子見道明而信道篤富貴聲譽未嘗容心於其間故其未得也處之泰然不汲汲以求進既得也盡所當然不皦皦以沽名蓋求進則廉恥之節虧沽名則忠愛之心偽而皆有背於道故古之君子不為然進雖不求而益顯名雖不沽而益振者公論之有在也千古一心今豈無其人哉若吾師簡菴王先生是已先生初舉

進士擢工科給事中景泰元年冬奉使中州未還爲同
列推薦陞右給事中尋陞左給事中端方公清勤愼靜
密不爲赫赫之威偉偉之容以凌傲於人其獻納舉刺
凡忠君愛國之嘉猷嘉謨臣僚之廢公瀆法惟所當爲
一無避忌否則未嘗毛舉纇擇以弔聲勢一時公論皆
以爲得大體公卿大夫莫不稱頌爲之延譽五年春都
給事中闕員舊例須左右以下列名自陳則得敘而進
之維時適有分命六科長貳代祀嶽瀆之行僚佐間或

强其陳或止其行先生曰為此因襲是我希求誠所恥
也矧僚佐多先達久滯而宜進惟俟上命為宜竟不陳
而分西川之命以行既還人復强之不移初志公論皆
歸於先生天官雅推重卒以請上特命先生補其員公
卿大夫又莫不敬服為之加禮以雍觀之若先生之所
存所行誠不下古人也語所謂富貴不以其道得之不
處書所謂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先生兼有之誠足以
儆有位而厲風教也方今聖天子宵旰拳拳丕圖治理

方慎簡廉恥之篤忠愛之誠之士置諸左右以資匡輔以先生之所存所行簡在上心有日矣載高位當大任不夙則暮先生必能擴充斯道宏濟大拯使國家有所倚毘生民有所利賴而士君子有所承式雍所望也敢書以為慶

送醫師楊文深還常山序

世幸以良醫比良相豈直其濟利之功同其術固同也良相輔國家之治欲安其民必先去其為民蠹者故芟

其暴横擊其貪殘誅其奸佞然後民賴之以安而醫之良起人之疾亦必先節其情宣其氣解其憂疑而後施良劑焉葢七情不和其氣鬱結而憂疑人身之蠹疾由所生也節之宣之解之則蠹去而良劑之施效矣然能精其術者豈易得哉若常山醫師楊文深殆精於斯者與予景泰乙亥秋自京師還鎮江西有核生於頸自兩京吳東江西凡名能醫者必求治更十數莫愈也慎疾之心不能不懸懸焉南京刑部尚書錢塘楊公雅愛厚

致書於予曰吾所見當世醫莫愈文深治斯核非文深不可予信而延致之文深曰此七情鬱結憂疑之所致情舒氣平則不治自愈乃施之砭焫繼之藥餌而予心之憂疑已泮然矣文深承家業醫醫書無所不讀故理明而術精凡遠邇大官顯人疾有難愈必遣人延致文深一針一劑立有奇效者不可殫舉而尤謙恭仁厚薄於報利未嘗以貧富賤貴異其施若文深誠非泛泛名能醫者可及安得今天下皆若人者之為醫以濟吾民

之夭閼哉文深既歸愧無禮報遂書此以贈贈之者冀
其遇天下望醫之人則濟之固君子贈言之義也

襄毅文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襄毅文集卷十二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楊簡中

襄毅文集卷十二

明　韓雍　撰

跋

跋項御史竹

監察御史崑山項璁彦輝奉命按治江西既得代將歸持其邑鉅卿夏太常仲昭所作萬竿蒼玉圖求余題之余惟國朝墨竹自王孟端後推仲昭獨步士君子得其

一筆寶之不啻大貝然頗自珍惜非其人不易致此卷瀟灑琳琅蓋其得意之作明窻永晝焚香盥手時一展閲足以清心而明目於乎古人以竹比君子其德多矣璁尚身體而力行之以永終譽哉用書以歸之

䟦致政吴僉憲贈行詩卷

廣東僉憲南昌吴君伯輔既致政歸以余昔嘗同官因持其僚友諸君子贈行詩文卷求余題於乎功成名遂而身退始終之道也然世之人克全斯道者豈多見哉

君起家明經為推府為僉憲幾二十年所至有所建立卓卓著賢聲及年逾耳順遽求引退可謂全始終之道矣視世之衰耄昏瞶於邦家無所裨補生民無所利賴而貪戀祿位不知止足者賢不肖相去何如況諸君子之作皆本之義理而有關夫名教非直寫交游叙離别而已誠足以為家傳之寶也用書以歸之吳氏子若孫尚世守之哉

跋趙松雪畫陶潛歸去圖

江西按察僉事溧陽楊君宗毅既得請致政還故鄉詣
予言别因出其家藏松雪翁所畫陶潛歸去圖求題潛
昔為彭澤令郡守遣督郵至縣吏白當束帶見之潛嘆
曰吾安能為五斗米折腰向田里小兒耶即日解印綬
歸去遂作詞以見其志後累徵不仕卒謚靖節嗚呼名
節關係風教大矣松雪一代偉人畫此葢有深意安得
復起斯人而與之示風世教哉楊君歸林下明窻永晝
焚香盥手時一展閲亦必超然大有所得矣君昔為御

史時予取進士觀政內臺同道後同官官舍又比鄰日相與交契最深於其請也誼不能辭遂書此以歸楊氏子若孫尚世寶之哉

跋惠菴詩集後

吾郡多儒醫而鄉評以惠菴與其弟致和為稱首二先生讀書明理術有神效敦義而薄利賢名播傳遠邇中外顯官閭人有疾至閭闔必求治于惠菴賤貧賴以濟者不可計然惠菴負才氣持論耿直於人少許可獨雍

深辱奬愛焉雍不肖叨荷寵恩待罪一方未克效分寸
裨補故雖二親在堂定省久曠亦未敢言私然凡二親
有疾延先生視之雖寒暑風雨不少倦必康復乃已雍
雖遠隔知其羸弱亦數投以良劑俾調護焉嗚呼醫道
體仁以惠濟為心然今之業醫者率罔知此經方不明
脈理不精妄言以希僥倖遇富且貴則奔走以鈎厚利
貧賤之家曾不一顧焉若惠菴者非但今人不易及其
殆古人之流與古之人若馬嗣明之博綜經方藝術精

絕為人診脉而能豫知其生死徐文伯之世精醫業有學行性倜儻不屈意於公卿郭玉之仁愛不矜雖貧賤厮養必盡其心力先生葢兼有之矣安得令天下皆若人者之為醫以濟吾民之夭札哉顔氏家訓嘗曰父母疾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雍二親沐先生惠哀暮之年得康强無恙而先生又德可貴齒可尊報禮既卻又未獲一載拜焉因作惠菴手冊求名公詩文以彰其美兼識數語于末以表感謝之私云

跋陳僖敏公輓詩後

陳僖敏公即世雍既哭而奠之矣然念雍昔為御史辱公禮遇迥異常流既幸同升雖獲知己之遇而終無以報其德故求縉紳學士詩文以輓之嗚呼公之元勲盛德足以銘彝鼎被絃歌者固非詞章能盡形容然後之人即此而觀亦可以知其槩矣陳氏子若孫尚世守之哉

跋賜遊詩卷後

右賜遊西苑詩記并賜遊後山觀走解射柳詩皆天官少宰桐廬姚公所作公名德重天下上簡任而寵眷之故勝遊皆預然公之心拳拳焉不能忘多為詩文美談而樂道之者葢有感而然公歷宦途足跡半天下天下佳山水未嘗不求其奇勝如西苑後山者平生所未見西苑後山在禁禦祖宗以來元勲大老位極公孤者間或得一至若卿佐大夫得遍遊而周覽者前此所未有預前此所未有之遊而覽平生所未見之勝固皆上之

殊恩千載一時之奇遇宜公之感激尤深形之紀述賡歌焉况公之所作温厚和平光明正大情文之妙非但修上恩模勝槩而已而其忠君愛國圖惟報稱之誠藹然言意之表誠可續卷阿之詩以裨世教敢以易觀哉雍菲薄亦嘗幸從公後故敢僭書以識私感之同傳曰遇以國士報以國士公與雍皆當勉旃

跋懷二都賦

古之君子賦京都者多矣班孟堅之兩都張平子之二

京左太冲之三都皆假爲問答而艱深其辭辭雖富且工然皆蹈襲規摸窮竭氣力而成識者不能無可議若蒙軒陳先生所著懷二都賦殆免乎是議矣春雲之流空其自然也秋濤之出峽其順快也天機錦綺之呈露其新麗也泰山峯巒之森立其嚴重也讀者豈可易觀之哉

跋裕軒記

右裕軒記景泰二年秋予補外臺道故鄉時所作于今

八年矣今年夏予弟來自鄉軒之主人附此卷屬予求京師名公題予展閱累日中心悚然何也軒之名義大矣推主人之心吞陽山不知其高吸震澤不知其深飽烟霞酣風月不知其廖廓而拙作鄙俚不足以發揮盛美雖欲更出新意以足其萬一執筆構思竟不能成於戲歳時苟延學不加修可慚也遂求詩若干首書此歸之以俟作者

跋高岡墨跡

右高岡先生手書平生所為詩歌若干首詞翰兼美先生起家庚辰進士擢縣尹署京兆進秋官郎中以言事遷衛輝別駕所至着聲稱此特其餘事耳今其子文緻讀書善醫惠嘗及人其孫民悦以明經第進士拜大行人駸駸顯融可謂世濟其美矣於戲所貴乎世族故家以文獻足徵也民悦寳此以圖永傳亦賢矣書以歸之

跋王永昌挽詩後

右鄉先輩王永昌挽詩一册正統戊辰永昌卒於京師

時諸名公所作也永昌有丈夫子二人一壻於都憲陳公一壻於亞卿李公故永昌之卒二公為歸其喪陳公復命其子求學士陳先生銘其墓求諸名公能詩者為挽章于今未二十年學士都憲亞卿諸公已為古人而為挽章者多陳公之臺下名御史今則多為顯官于四方矣於乎學士當代名筆諸作連篇累牘珠輝玉璨皆可寶也永昌之潛德幽光必賴此永傳復何憾哉因其子珍請言遂為書此

跋陳都閫家譜

都師陳公彥章家譜成持以過予徵序一言予遍閱之凡彥章作譜之意與其為人之賢名縉紳叙之詳矣所可重者譜斷自高祖阿七府君始遠而失其傳傳而忘其諱者皆闕焉其視稱太傅為宗哀叙諸李為昭穆認汾陽為遠祖者賢不肖何如也夫作譜叙世系使子孫知慶源所自孝也不牽合附會以亂宗支孝也廣求名縉紳詩文顯揚先德其孝益至矣斯譜也吾知傳之百

世陳氏子孫雖隱顯不同必皆念先訓重宗盟求如古人所謂感彼行路眷焉踟躕之傷必無也是則彥章之孝其永傳哉傳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余於彥章有望焉

跋李祭酒遺墨

予嘗備員都臺巡撫江右時以古廉李先生精忠直節清德正學言于朝為之請贈謚葢先生當代人望表表然不易得者也今觀先生所贈魏公廷用遺墨一卷著

意觀之見其聚精藏鋒於鉤畫之内一筆不苟譬之大人君子垂紳正笏端坐於廟堂之上雖不加喜怒人皆望而敬畏之非尋常之書可比也楊子曰書心畫也心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若先生之書非有君子之德其孰能之廷用嘗為濬縣丞以子瀚貴封監察御史剛方不阿惠政有聞而且有詩名瀚亦克肖家聲懋著聲蹟稱予故題此以傳

跋顧廷貴手卷

余少時嘗誦古人之詩有曰貴人昔未貴皆願顧寒微一自登樞要何曾問布衣心竊疑焉及登仕途觀世之市道交誠有如詩之所云者方其同硯席歷寒苦更相導勉誓他日得志相引援真若可信一旦雲泥異途多反眼若不相識或權位相扼則多方相傾陷雖門生故吏亦多視勢之炎凉為重輕此皆禽獸四裔之所不為而忍為之何世道之不古若一至此哉今觀憲副劉君欽謨上舍顧君廷貴始同韋布時欽謨贈以詩及欽謨

既貴而歸復為之重書是可見欽謨貴而不驕久要而不忘而亦廷貴之賢有以致之其視市利之交大不侔矣皆可書也因書以為世教勸凡羣英之作在卷者皆詞致高遠可為寶重顧氏子若孫尚珍藏之哉

跋王元之簡墨

右王公元之簡墨二十三幅其二十一幅元之為都憲總師南征令都督李公為參將時所貽者二幅元之進位司空致政家居李公進平蠻將軍總兵官時所贈者

元之才氣高一世非其人不輕許與今觀貽贈李公之
簡雖曰籌兵略約機宜敘舊好而賛公之賢曰仁智勇
嚴曰茂功偉績曰謀慮極善曰為國之誠諄諄稱其出
諸將之右是誠李公之賢足以當之故元之形之於筆
劄也今李公作鎮湖湘兵聲振揚蠻夷畏服而且屢獻
克捷之功環湖湘數千里之境晏然無事足以分主上
南顧之憂貂蟬封拜指日可卜然非公素有元之所稱
之賢能致是乎元之一代名卿李公一代名將且其簡

墨蒼古雄俊類其為人皆可書也故書以為李氏家藏之寶

跋贈馮憲副聯句卷

右武功先生諸公與予聯送馮士定憲副詩一時倉卒牽合成篇不暇煆削賦一律恐招四公子棋之誚然諸公皆名能詩意氣亦頗相入而武功秉興揮灑筆勢豪放落落乎有張長史之趣觀者必能鑒別也但士定與予同鄉同門而仕路每相值予知其人品心迹甚端料

事甚明處事甚善臨大事甚不怯若使之當重寄而展
所抱負必大有所濟惜諸公之詩未及也雖然明天子
在上求賢如渴執政元老薦賢圖報之心亦皆拳拳焉
吾知士定茲行必有遇矣詩云乎哉

跋葑溪草堂聯句藁

右諸老枉駕草堂與余聯句藁武功先生手筆也先生
文翰重天下聯句時已酒酣興發信筆立書似不經意
而勢態豪放神彩俊逸比之他時書尤為可愛雖晉有

風俗不多讓也世傳王右軍蘭亭帖興樂而書若有神助醒後連書數十百紙終不能及顏魯公醉後書京庠石刻者亦然豈酒酣興樂則神完氣全不自知其臻於妙與斯蒙字畫雖家數不同而其得意之妙蓋近之矣但先生與諸公意氣相入筆力高古而鄙句亦廁于其間又復䟦後且為之書無乃揺碔砆混美玉之誚乎良用良德知愛重如此其賢於人遠甚故書之

䟦錢允言遊山詩卷

右天全徐閣老惟清祝大叅廷美劉僉憲累遊西山更相賦咏親書以貽同遊高士錢允言而雲間錢學士次韻之什珠玉相輝山川增重雖南金不易得也允言復求予題予再閱之玩天全自嘆之句深有感焉昔謝安石負一代盛名隱會稽放情丘壑雅好音樂每與王逸少許詢支道林輩遊東山必以妓從當時人曰安石不出將如蒼生何然德業未聞心志已荒君子不深取焉此安石所以止於安石而晉之治所以止於晉也今天

全公歴事累朝文翰相業獨步一時大參僉憲奮聲中外德業兼隆皆以功成名遂而求退允言又東吳詩人而相與遨遊乃不安石是好惟吟咏性情是圖其氣志之高下奚翅霄壤耶况學士公詞翰超絶有類天全使諸公復起其匡濟人安之功復隆古雍熙泰和之治决非安石比也予將何言哉予亦曰諸公不出將如蒼生何此為世道言也

跋聯句贈金内叔卷

成化五年冬十二月雍叨拜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之命將戒行内叔金公適有使事由金陵來吳與雍相慶不數日欲别去鄉黨諸老具酒肴就朱揮使池亭餞之見公威容辭氣雅相敬重乃相與聯句為贈而俾雍亦厠其間雍不獲辭因念公平生為人剛果正直奇特英爽好善嫉惡出於天性而或交游有險極力引拔畧不顧避誠有古烈士風既舉進士天曹知其有剸繁治劇搜剔奸䄙之才故有南京工部之除到官未三月與

僚友同寅恊恭肅清幹政上下交譽之峻擢大用可期矣然予嘗聞先正有云内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所濟必多矣又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不遇則可免禍者其晦乎公宜警之予故於末句致意焉倉卒牽合不暇煅煉未免招續貂之誚知者不以為誚

跋致仕魏冢宰寄袁廉憲詩

南齋冢宰先生文學德望重一世而年幾百齡誠當代人瑞也袁憲使舜舉嘗一造訪不遇先生迺作詩遠寄

温厚和平藹然有德者之言且手筆細書莊重不苟豈非年彌高而德彌卲者與舜舉律已執法清譽卓然越資超擢人猶未滿望且能雅敬先輩不以其退休而迂道遠謁有古君子忠厚之風宜先生敬重形諸咏歌而期望焉士可以不自立哉袁氏子若孫宜世寶之也

題東巡倡和詩卷

予駐節羊城按察使祁陽甯君出其叅政浙江時偕同事分巡官倡和詩卷與予觀意蓋欲予有所鑒别而難

於言予適閱之詩若干首皆縉紳士夫更倡迭和之辭亦云富矣復何言哉獨追念景泰中予巡撫江西今冢宰崔公為左布政使適甯君為大行人齎詔書至既還崔追送數舍循例以白金數錠為贈甯一無所受至其他開詔處亦然時予與崔已深器重之而期其遠大必矣今甯二十載君累官中外其操益謹已進至外臺之長夫行人官八品而按察使三品士夫輿論方期君進極品未已則凡士之出仕可自庳其職而不自重又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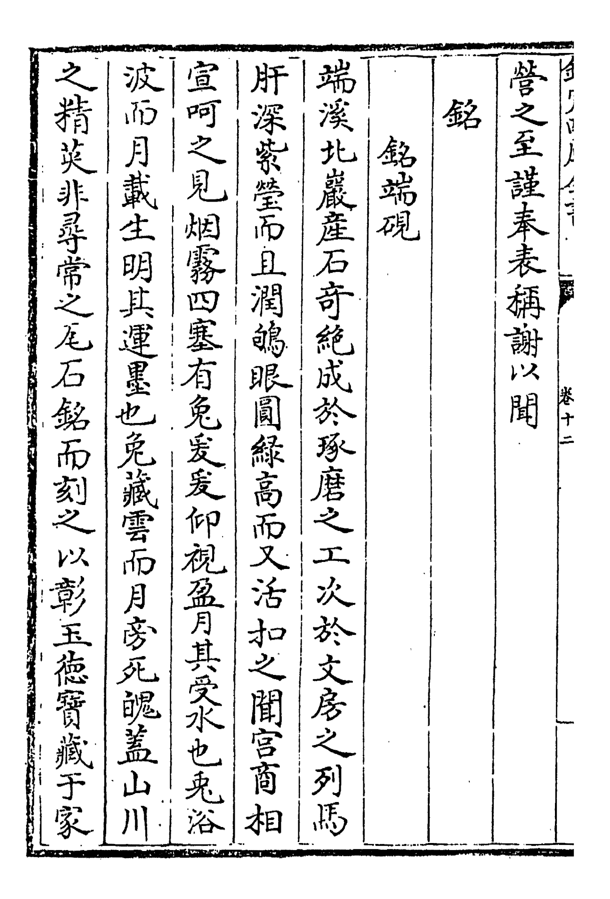
不圖堅晚節而圖偉進不已哉予故樂書之以為仕者勸

表

擬唐以韓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謝表 代作鄉闈程文

伏以神州重寄總民社於赤縣之先憲府尊官肅臣僚於清班之首顧茲兼職宜付殊才豈意凡庸遽蒙超擢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由天縱學與日新主邑春宮達德久聞於中外握符天位深仁廣被於華裔承列聖之

丕圖闡中興之昌運竄奸邪登俊乂配虞舜之聰明叔
冀部定幽都叶成湯之勇智功高莫比德盛難名臣賦
性戇愚立心狂直學雖慕古才不通今待罪荒州承召
已登於國學宣威强鎮蒙恩復進於天曹古深鰥曠之
羞又玷寵榮之命發奸摘伏慚趙廣漢之如神糾繆繩
愆愧韋思謙之不屈臣敢不道以德齊以禮振風教以
安四民端其本澄其源樹風聲而清四海于以賛皇圖
之鞏固于以祝聖壽之悠長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銘

銘端硯

端溪北巖產石奇絶成於琢磨之工次於文房之列焉肝深紫瑩而且潤鴝眼圓緑高而又活扣之聞宮商相宣呵之見烟霧四塞有兔爰爰仰視盈月其受水也兎浴波而月載生明其運墨也兎藏雲而月旁死魄蓋山川之精英非尋常之尾石銘而刻之以彰王德寳藏于家

不啻拱璧吾子孫其世守為蘇城韓門之舊物

忠孝堂銘為總兵官彰武伯楊公作

凡厥有生惟皇降衷曰子曰臣惟孝惟忠其忠伊何以
身徇國知無不為罔敢怠忽其孝伊何行道立身終始
不渝揚名顯親猗歟揚公關右華族服官守家維此是
篤三令節鎮克殫勞勤邊陲晏然建茲茂勲才優志充
盡瘁罔既堯舜君民厥心斯遂帝心汝嘉推本所生鸞
書煇煌存歿顯榮祿養既豐時祀弗懈今茲永感眷言

增嘅惟公之行循乎天常惟公之名奕世允彰翼翼其堂我銘其壁昕夕弗忘神錫爾極

贊

徐布政像賛

其心休休其容肅肅其才足以尊主而庇民其德足以表世而範俗蚤脫穎於儒林遹蜚英於科目擢憲府之美官繼前修之芳躅立朝則補過而拾遺按部則發奸而摘伏外臺持斧威聲久振於中州行省專符令望獨

高于九牧既功成而名遂遽抗章而辭禄無愧一生克全五福彼君子兮葢古所謂知止不殆知足不辱者與

三谷居士像贊 南城左參政父也

其心休休其容怡怡其學不流於異其行不毁於隨其身獨善其慶後垂其遺德寵史筆之褒其贈官榮聖恩之推噫殆古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不為者與

常山楊氏族譜贊

此常山楊氏之族譜也其支流蔓衍于今其本原肇基

于古始封楊侯厥維鼻祖中葉屢遷乃居茲土箕裘遠紹家聲不墜乎詩書科第相承宦迹每榮於簪組惟積德而累仁肆流芳而接武攻軒岐之世業其術允精擴濟利之仁心其功斯溥孝思更切於顯揚家乘久勞於綴補宗支聯屬合修允契於庭堅昭穆分明叙列又同於義甫噫此故家文獻足徵所以重浙東之稱數歟

慶太平春圖賛

一鼓而平桂州白面之厓已剗峽賊之腹心再鼓而空

橫石大坑之寨復斷峽賊之喉頸五征不克之險巢悉灰燼於兩戰之餘百年難制之狂冦皆族滅於旬日之頃黃童白叟鼓舞得更生之懽碧水丹山清肅無烽烟之警是固監軍總戎親督戰以成功而實天佑國家錫南邦之嘉靖掀天動地威風震懾乎百蠻旋乾轉坤懽聲沸騰乎五嶺賛軍臺老目擊盛大奇勲畫圖張筵齊慶太平春景

成化元年乙酉冬十二月大軍次潯州進攻大藤峽

賊太監盧公總戎趙公親統兵直擣桂州厓等處太監陳公亞卿薛公遊擊和公與予及御史汪霦劉慶親統兵直到横石嶺等處皆復夾攻勢如破竹俘斬以萬計不半月而峽賊盡平凱旋之明日適值新正因置酒大會作此以紀其盛是月除日

賈太守像賛

此吾鄉郡太守賈公為御史時寫真也其氣昂昂其容申申特立聳春山之凝重徐行藹秋水之精神甲第高

登文學見推於流輩琴堂小試循良稱重於儒紳爰膺
剡薦入爲憲臣封章諫院待漏嚴宸白簡豸冠凛無私
之鐵面繡衣驄馬行有脚之陽春四海固期其遠到三
吳尤慕其來旬當宁簡知銓曹上陳暫屈以專城之寄
甚慰乎無告之人嚴而不苛羣吏畏其清操寛而有制
四民感其深仁政通人和俗厚風淳雖羣情深恐其速
去而清議常欲其大伸彼君子兮真所謂廟堂之器邦
國之珍其名位所至豈有垠哉

鄭叅政像賛

此吾友鄭公克寛之像經濟才優剛方氣盛發達賢科遭逢列聖立朝為良御史分省為賢叅政奸邪懐側目之嫌黎庶遂更生之慶惟圖稱效恥事奔競勇退急流順時安命美髯照金紫之榮野性適山林之静彼君子兮所謂知止足之幾得出處之正者歟

雲窩張先生遺像賛

其學明通而不背于正道其心純一而不惑于他岐其

操存一本乎誠而不出乎矩度其註述一根乎理而不專乎文詞謁選天官顯庸及時忽焉覲化遽止於斯天雖芹芹終焉有知令器已發軔於秋官其季亦爲庠序之奇將來榮盛不卜可期而朝廷褒贈之恩典指日而必推與

字說

李氏四子字說

今之人多尚美名有子成童出就外傅必求字之美者

名之然非世族儒家或不知在禮有名則必有字其子既壯且老賓親朋輩之稱呼斥其名而已間有謂儒流於燕會談笑之間率爾字之亦未告以所字之義使之加勉終無益於其人也其有武弁之家克遵古禮以字其子不亦重可嘉與吾友戸侯李原善蘇衛中之英傑也好禮慕義崇尚儒雅有子四人長曰份次曰倫曰儒曰俊甫垂髫皆遣從鄉先生學既長皆冠之以禮致書京師屬予字惟古禮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為之字説所

以使之顧名思義進於成人之道也份者文質兼備之稱世俗相因文勝其質過中者多矣爾份字曰思中爾其斂華就實使文質之允中倫者三綱五常之理民生不齊倫理弗明瀆亂者有矣爾倫字曰思明爾其講明斯理俾天倫之益叙通天地人謂之儒然或有儒名而無儒行則學不可以不力字爾儒曰思學爾宜親賢友德取法其人才過千人謂之俊然德勝才者為君子則德不可以不進字爾俊曰思德爾宜孝親敬長不違其

禮此則四子取字之義也然此各就其字為言耳約而言之凡四子之事皆人人所當勉爾四子誠能玩其言思其義以踐其實則不負吾言不辱爾父亦可進於成人之道矣不然人將此言議之曰某也徒愛其子而欲進之而其子不克肖則豈不重有累哉

書簡

與大司馬王公度書 成化元年

二月四日早得驛報使者齎旨意文書至隨備儀仗奉

迎至司百拜啓封伏蒙聖恩不以雍不肖進以顯官付以重寄驚汗流背懼不可言又得閣下所賜珍翰拜而誦之獲知出師之詳伏念雍久歷仕途才知不踰於中人過舉有玷於名教外補以來自分已足復起之想絶望久矣不意復蒙朝廷優容而閣下又體朝廷之心排羣議斥衆沮極力引拔致此倖進聖恩如天感戴極至粉身碎骨不足言報而閣下知己同升之德銘我心肺亦何待於言哉神之聽之不敢誣也兩廣地方頹弊已

極赤子之命如在倒懸而推本所由朝廷知之閣下與公卿大夫亦知之雖何敢言然振頹弊解倒懸必得大抱負之才方克允濟是以承命以來晝思夜慮寢食弗寧深恐付託不效有孤朝廷之恩有傷閣下之明恒凜凜焉所喜幸者明天子在上神謀睿斷洞鑒萬里假借威靈事不中制而閣下掌邦政於中用人行事一惟大公至正有若已出之美無媢嫉之嫌事事必指教而扶持豈兩廣之人否極泰來斯其時乎朝廷洪福之被及

或者其時也雍自回姑蘇候至二十九日勑書等件始至三月一日即啓行初八日至南京候總兵等官至議方略進兵雍實無他才能軍中惟博採羣謀折衷行事信賞必罰一惟至公以圖滅賊報萬一若偏執欺敝容一毫之私心而遺地方之深憂則非惟不敢見朝廷而亦不敢見閣下天地鬼神亦必不相容矣臨書感動不覺衝突伏希寛容未間萬萬愛重用副朝廷之眷注天下之嚮仰不宣

與致政大司馬王公度書 成化四年

一笑山陽迎歘累日握手遠餞倍萬恒情既而閤下入掌邦政雍㝠薦南征閤下復勇退西還不相會者五年矣平賊之後曽作一詩寄林同寅轉奉浮沉何如竟無消息後累欲寄聲衰病日作讒謗交侵鬱鬱昏昏殊無好况每一動意輒復自止遂與閤下眞若秦越交游會合之難如此哉夫名者美器造物所忌享天下之大名者求退良難閤下犯其所忌而得其所難固已轟轟烈

烈高出一世矣然竊念自古天生撥亂反正之大材多見抑於顛危見忌於羣小使之困挫辱排擠以長養其剛大不可屈之正氣卒然世有大事不得已而應之必建無前之勲業考之信史固比比有人但天下之事圖治於未亂易拯治於已亂難今天下四方一有草寇竊發命將出師固已討平之矣然禍根固在荆襄之流民西北之逆敵是也星文示異地道失寧水旱饑饉盜賊縱横長江無守險之具塞垣無拒敵之策中原郡邑城

隨廩空兵寡且疲整頓未皆有人恐一旦禍變復作滔天之勢燎原之焰誠未易為也當此之時閣下雖欲堅卧不起朝廷必手詔起之起之不得幣帛徵之徵之不得安車蒲輪迎之閣下雖欲終不起得乎非但閣下欲不起不得凡天下之人有一才一藝而不旅進旅退者亦恐不得不備使令於閣下之左右耳閣下其怡情養神以備不得已而起則凡天下之人有所依歸必能濟天下之大事建忠臣烈士炳炳烺烺之偉烈光前而裕

後始信天之生材不虛雍亦與有榮焉彼媢嫉之徒朝露耳何足為閣下輕重哉雍比來憂勞過度耳聾眼昏鬚鬢漸白精神減耗頹然如一老人上章乞退未得請乞添官分理如得巡撫二人然仍忝提督兩廣干係固在也但幸地方悉已平民皆復業二歲又大豐駸駸乎比先年太平氣象雖間有就招殘孽一二旦出暮沒終不能為大患不足勞閣下慮也相望萬里外布此馳情會晤未期不勝拳拳伏惟保重副天下嚮仰答天下願

治之人之望不具備

襄毅文集卷十二